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八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十八

朱長文墨池編　續書斷　神品

顔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三世從孫也系出瑯琊世載名德天寶末拜平原太守羯胡搆亂河朔諸郡皆陷賊獨平原堅守與其兄杲卿以討賊為事援絶力窮乃趨行在事肅宗不畏於李輔國魚朝恩事代

宗不阿於元載事德宗不悅於盧杞擯斥流離未嘗寧處卒爲姦臣所擠以使叛𢀶秉節就死年七十六位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唐世皆謂之魯公不敢名云嗚呼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廟堂宰天下唐之中葉卒多故而不克興惜哉其發於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揚子雲以書爲心畫於魯公信矣尤嗜書石大幾咫尺小亦方寸蓋欲其傳之遠也碑刻遺迹存者

最多而荒郊廢冢其岀未已碑刻雖多而體製未嘗一也葢隨其所感之事所會之興善於書者可以觀而知之故觀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夫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像其志氣之妙觀元魯山銘則渟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餘皆可以類考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横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其真行絶妙所謂如長空遊絲蟲網

絡壁者吾於蔡明遠帖見之公正書及真行踰妙及神其草書葢有之矣恨未見也或曰公之書殊少媚態又似大露筋骨安能越虞褚而偶羲獻耶答曰公之媚非不能恥而不為也退之嘗云羲之俗書姿媚葢以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又其太露筋骨者葢欲不踵前迹自成一家豈與前輩競其妥帖妍冶哉今所傳千福寺碑公少為武部員外時也道勁婉熟已與歐虞徐沈晚筆相上下而魯公中興以後筆

迹逈與前異者豈非年彌高學愈精耶以此質之則公於柔媚圓熟非不能也恥而不為也自秦行篆籀漢用分隸字有義理法貴謹嚴魏晉而下始減損筆畫以就字勢惟公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

張長史（不書名避御嫌名也）蘇州吴人也為人倜儻閎達卓爾不羣所與遊者皆一時豪傑李白詩云楚人盡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吴牧伯皆顧盼四海椎俠爭

追隨太白奇士也稱君如此君之藴蓄浩博可知矣主荒政尨不見抽擢棲遲卑冗壯猷偉氣一寓於毫牘間咨如神蚪騰霄漢夏雲出嵩華逸勢奇狀莫可窮測也雖庖丁之刲牛師曠之為樂扁鵲之已病輪扁之斲輪手與神運藝從心得無以加於此矣又其志一於書軒冕不能移貧賤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終其身嗚呼書之至者妙與道參技藝云乎哉善乎韓子之知君志也嘗稱君曰喜焉草書怒焉草書窘窮

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華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萬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韓子未嘗輕與人譽君如此信矣今其殘札斷簡模鏤而傳者見之使魄褫而心服也君草書得神品或云君受法於陸柬之嘗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入又聞鼓吹而得筆法之意後觀

倡公孫舞西河劍器而得其神由是筆迹大進益積慮於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初尉常熟有老叟陳牒既判去不數日復來君怒而責之曰汝何以細故屢擾官府也叟曰君筆迹奇妙欲以藏篋笥耳非有所論也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君視之曰天下奇書也自此益盡其法以君之資猶且博觀而後至然則學固不可以已乎君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

筆愈奇嘗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以此呼張顛後嘗為金吾長史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惟君無間言傳其法者崔邈顏真卿世或以十二意謂君以傳顏者是歟非歟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長史草書為三絶

李陽氷趙郡人好古善屬文嘗令當塗李白往依之贈以詩曰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歷集賢學士晚為將作少監韓退之稱曰李

監是也陽氷篆品入神自秦斯以倉頡史籀之迹變而新之特製小篆備三才之用合萬物之變包括古籀孕育分隸功已至矣歷兩漢魏晉至隋唐逾千載學書者惟真草是功窮英擷華浮功相尚而曾不省其本根由是篆學中廢陽氷生於開元始學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精探之學得其淵源遍觀前人遺跡以謂永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嘗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其以書

為已任也如此當世識者皆傾伏之以為其格峻其氣壯其法備又光大於秦斯矣蓋李去古近而易以習傳陽氷去古遠而難於獨立也雅好書石魯公之碑陽氷多題其顏觀其遺刻如太阿龍泉橫倚寶匣華峰崧極新浴秋露不足為其威光峭拔也或者謂之倉頡後身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是時四方亂離執政者以為迂而陽氷之志

不克就後之人將安師仰乎惜哉舒元輿嘗得陽氷真蹟在六幅素上見蟲蝕鳥步痕迹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焰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飛去且賛之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自陽氷後雖餘風所激學者不墜然未有能企及之者初絳州碧落尊像之背有篆文極奇古陽氷見之歎美服膺寢食其下不得影響大熱中以椎椎之猶有遺迹唐

人尤奇之或以為陳惟玉書或以為異人所刻獨李漢以為李譔書漢之言誠然猶未敢必爾

妙品

唐太宗文武聖皇帝遏亂略致太平雖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無以尚也既即位購求天下名書以充御府鋭精臨寫特愛羲之首與虞世南褚遂良論書法二人皆賢者也因其論書可以及政矣翰墨所揮遒勁妍逸鸞鳳飛翥虬龍騰躍妙之最者也帝善

用兵所向必摧破天下無事移其用兵之勇以見於書則其書孰禦哉故嘗謂羣臣曰吾平亂寇嘗親執金鼓觀敵之陳即知強弱以吾弱餌其強以吾強擊其弱無不大潰蓋思其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形勢唯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其形勢自生矣嘗真草於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一時之絶又嘗因賜宴操筆飛白諸公競於御手取之魏鄭公之薨帝為文於碑且自書焉書雖功名之餘事然帝王能之亦足

以娱心意而助褒勸亦治世之盛美也貞觀二十三

年帝登遐年五十三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南出繼其

叔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世南貌儒謹外若不

勝衣而學術淵博論議持正無所阿狥其中抗烈不

可奪也故其為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然而內含剛

特謹守法度柔而莫瀆如其為人雖歐虞同稱德義

乃出詢右也初浮屠智永學逸少書精極名重於陳

世南從學焉盡其法而有以過之其隸行皆入妙品太宗嘗與之論書書亦至於妙而稱世南為書翰之絕此言諒矣及其卒也帝甚悼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無復人矣世南位祕書監為宏文館學士爵永興縣公謚曰文懿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貌寢侻敏悟絕倫讀書輒數行同盡博貫經史當陳隋之際士子盛於書學詢

師法逸少尤務勁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里復返及倦乃布坐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精如此傑出當世顯名唐初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雖戎狄亦慕其聲然觀其少時筆勢尚弱今廬山有西林道場碑是也及晚益壯體力完備奇巧間發蓋由學以致之九成宮碑溫大雅墓銘是也其正書纖濃得中剛勁不撓有正人執法面折廷諍之風至其點畫工妙意態精密無以尚也行書𪏀斜蟠屈如龍虵振動戈

戟森列自成一家八體盡能而飛白尤精今恨不及見也高祖徵時數與遊既登位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張懷瓘稱其飛白隷行草入妙小篆入能

子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常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遂繼父名號大小歐陽體雖得父之勁鋭而意態不及也然亦可以臻妙品矣晚節自貴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兎毫管用象犀非

是未嘗書也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雖以詔
奪哀而藉藁居廬不廢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
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
長倩以為不可死於酷吏嗚呼歐陽父子以風節學
藝相繼為唐名臣美哉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貞觀中
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虞世南死太宗思之
嘆曰吾無與論書者矣魏鄭公白見遂良帝令侍書

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偽遂良獨論所出無敢殊冒非夫博學深究者誰足與是非數百年之舊迹哉其書多法或學鍾公之體而古雅絶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餘至章草之間婉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也後遷諫議大夫屢進讜言帝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拜中書令帝寢疾名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先主託諸葛亮朕今委卿高宗立二賢

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及二后廢立遂良固諫不從命貶愛州刺史歲餘卒
嗚呼古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褚公有之
陸東之吳郡人宰相元方之伯父虞永興之甥也臨學
舅氏得其法遂以書顓家與歐褚齊名張懷瓘謂其
隸行入妙草入能然隸行於今殆絕遺跡余甞閲觀
其草書氣古筆老如喬松倚壑野鶴盤空信乎名不
虛得也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子景融博學亦工書

札時有髙正臣者亦以書聞而不喜東之書葢衒已長而忘公是歟

徐嶠之字惟岳會稽人父師道太真少有至行不干仕進裴行儉總戎隴外辟之賓幕因授九隴尉非其志也棄官歸隱及終謚曰文行先生賀知章為之作銘太真精於翰墨嶠之能承之以名世尤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嘗面誚張易之而佐佑五王迎立中宗不自以為功也歷趙湖洺州刺史卒

官正書入妙行書入能道媚有楷法姚宗母之墓湖州孝義寺碑皆合作者也嘗進書六體手詔答曰得所進書甚可觀覽迴鸞顧鵲墜露凝雲雖古人臨池懸帳之妙何以過此仍賜物四十段以旌之

子浩字季海受書法於父少而清勁隨肩褚薛晚益老重潛精羲獻其正書可謂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嘗論書云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沈也

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故浩之為書職銳於內振華於外有君子之器焉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草隷相參皆為精絶識者評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所寳愛又嘗著書譜一卷恨未見之唐之工書者多矣求其三葉嗣名者惟徐氏云浩擢明經為肅宗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筆遣辭贍敏而書法至精帝善之又太上皇誥册寵絶一時代宗時㑹稽

縣公出節度嶺南入為吏部侍郎坐事出明州别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師謚曰定子峴又善書工於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屢稱於人

釋懐素字藏真長沙人也自云得草書三昧其始臨學勤苦故筆填委作筆塜以瘞之嘗觀夏雲隨風變化頓有所悟遂至妙絶如壯士拔劒神彩動人顔魯公嘗有書云昔張長史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懐素

之為也僕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孰以為不可耶其為名流推與如此後有懐仁者居長安洪福寺摸集右軍頗見精熟其徒有胡英效之亦以書勒石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兵部尚書起之之弟也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時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為法帝改容悟其筆諫也起之嘗寓書於宰相曰家弟本志儒

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
郎中宏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翰林
書詔學士帝有求治之意而不能倚忠聖讒嘗便殿
舉袂曰此三澣矣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
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其切直多類此累封
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師保致仕卒壽齡八十
八公權博貫經術正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蓋
其法出於顏而加以遒勁豐潤自名一家而不及顏

之體局寛裕也雖驚鴻避弋饑鷹下韝不足以喻其鷙急云文宗嘗召與聯句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坐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帝奇之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别具貨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

卿以書貺遺葢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不復詰惟硯
筆圖籍自鐍秘之
沈傳師字子言蘇州吳人史館修撰既濟之子也材行
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入翰林次當拜承旨稱
病固辭出觀察湖南歷右丞出牽江西以吏部侍郎
卒年五十九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家而僚佐極一時之選正行書皆至妙品存于翠琰
爽快騫舉如許邁學仙骨輕神健飄飄然欲騰霄云

韓擇木當蕭氏代世以八分得名是時韓雲卿以文顯李陽氷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者不得此三人不稱三服杜子美詩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觀其跡雖不及漢魏之奇偉要之莊重有古氣而首唱於天寶之間宜寘妙品又如山東老儒雖姿宇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云擇木嘗為右散騎常侍宰相李峴忤李輔國又以爭崔伯陽責太重帝怒黜峴蜀州時擇木入對帝曰

峴欲專權耶朕今黜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祗益盛德耳其正論如此後以太子少保致仕尚作書不衰

宋

徐鉉字鼎臣事李煜官御史大夫王師圍金陵來求緩師陳述懇至既復命隨煜入朝太祖詰之不屈即蒙慰勞授率更令至太宗時直學士院訓辭温雅得詔命體遷右散騎常侍坐事貶邠州刺史行軍司馬卒年七

十六騎省敏於文為江表冠中朝士大夫皆推與之尤善篆八分精於字學蓋自陽氷之後篆法中絕而騎省於危亂之間能存其法歸遇真主字學復興其為功豈淺哉雖患骨力歉陽氷然其精熟奇絕其點畫皆有法及入朝見嶧山摹本自謂得師於天人之際搜求舊迹焚擲略盡較其所得可以及妙嘗被詔刋定許慎說文今行於世弟鍇得兄之學而名譽相上下世號二徐江南有王文秉者篆體精勁遺跡可

寶其後鄭文寶查道襲皆善隸篆田騎省發之後皆為顯人又有李無惑者同安人太宗時為翰林待詔深得陽氷之法遒健端直見稱於楊文公錢塘人吴浩浩筆尤妙世莫能偕無惑常蓄藏之語人曰浩死當絶筆矣無惑後為參官宰邑歲常寄萬錢市大筆於浩

石延年字曼卿其先幽州人志氣豪邁慕古人奇節偉行而欲立非常之功既與世齟齬於是嗜飲以自放

奇篇寳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少舉進士不中初命奉職久之以太祝宰濟之金鄉累擢大理丞通判海州還為秘書閣校理遷中允康定二年卒年四十八上書請莊獻明肅還政言夏戎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叛時權相語人曰鈌執政欲以曼卿擬之猶異其私詣然後奏曼卿語人曰吾少有志効國用當自結明主以奮生平又安能屑屑於相府乎執政聞之遂罷是時天子方用其言稍欲進顯以試其

才而曼卿不幸病死可哀也已曼卿正書入妙品尤
喜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
寺僧請題壁殿榜乃劇醉卷氊而書一揮而三榜成
使善書者雖累旬月構思以為之亦不能及也范文
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寳為神物
歐陽永叔嘗賦詩云曼卿子美皆竒才久已零落埋
黄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
紅粉壁粉壁已剥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

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没山川氣象皆低摧二公之辭信得其實矣不假余評云

蘇舜欽字子美叅知政事易簡之孫直集賢院耆子也舉進士累遷大理評事范文正公薦之校理集賢有欲撼文正者以事劾之坐除名以湖州長史卒嘉祐中追復其官子美志於功名雖在卑位數慷慨論朝廷大事人所難言者既廢游吳中以泉石自適善於歌詩發必造奇尤工行狎草書皆入妙品殘章片簡

傳寶天下如花發上林月晃淮水光彩浮動云兄舜元字才翁草隸卓爾不羣但恨遺迹之少耳歷提點刑獄以卒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擢天聖八年第范文正公黜饒州余靖尹師魯歐陽永叔以論救從貶君謨作四賢詩以諷天下稱之爲慶歷初諫官遇事感激權倖畏縮而上得與范韓杜富諸公革弊事以脩太平其後又歷清近竭忠補過救唐子方留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上益嘉其言再守泉州移福唐重經術士
禁遭喪而破產誅巫覡主病者絶蠱毒殺人者大變
其俗入摠三司會英宗即位昭陵復土財用皆猝須
而畢給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以便親俄居憂病卒
年五十六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博學卓冠
一時少務剛勁有氣勢晚歸於淳淡婉美詩云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可以况其書矣然頗自惜重不輕為
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迹嘗書

曰御筆賜字君謨以寵之君謨作詩自書以謝御製
元舅隴西王碑文君謨書之及學士撰温成皇后碑
文勑書之君謨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
書所以自遊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古今能
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八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九　　錢唐倪濤撰

朱長文墨池編　續書斷

能品

唐高宗天皇大帝太宗之子也守成業天下清晏而昏懦不剛終致危亂雅善真草隸飛白嘗作賜遼東諸將書出示朝堂又嘗為飛白書賜戴至德曰泛洪流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

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賛皇猷皆見意於辭云永淳二年帝陟於洛陽宫年五十六

宗至道大明皇帝開玄致治比隆貞觀晚蔽大姦播遷遐陬少能八分正書錫之臣工勒之金石不勦於勤尚藝之至上元三年崩年七十八

順宗至德大安皇帝德宗之太子夙在東宫躬服仁孝善正書德宗每作詩賜文臣多命皇太子書焉王伾以書待詔遂見寵遇伾宵人也終以基禍即位後有

疾元和元年上仙年四十六

漢王元昌高祖之子祖述羲獻尤善行書雖在童年已

精筆意蓋夙成之智有不待久而能者矣

楊師道字景猷隋觀王雄子也清警有才思工詩善草

隸大觀十年拜侍中親遇隆渥以太常卿卒

臨川公主太宗女也下嫁周道務工篆籀能屬文其妹

晉陽公主字明達文德皇后所生善臨帝飛白書下

莫能辨年十二而薨後有房璘妻高氏嘗書石刻字

畫勁媚葢唐世以書相尚至於女子皆習而能可謂盛矣

裴行儉字守約髙宗時為吏部侍郎精於用兵停可汗夷突厥為時良將通陰陽厯術知人好施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厚賜與之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輙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其精意於書如此

魏叔瑜鄭公子也鄭公名徵冠代叔瑜克保其後位至豫州史尤邃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華字茂實檢校左庶子武陽縣男書法雅正遺迹尚存唐世稱之曰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叔瑜兄叔琬亦善書時有王方翼者與叔琬齊名

宋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富文辭且善書有力世稱三絶其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驕勇聞之愻工草隸世謂各得父之一絶然之問猶險之

愻謟猥之悌雖顯無他長也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世詮曾孫徙居江都少貧窶嗜學工草隷居僧坊為之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輙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刼之不肯赴武后召赴東都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遷秘書少監當時以書顯名人稱其風規濩落氣力雄壯如曲浦鴻鳴芳圃桂植云紹宗嘗自云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常

精心率意凝神靜思以取之耳吳中陸大夫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冩故也聞虞常被中晝腹正與余同虞即世南也葢其雖不臨冩而研精覃思歳月深久自有所悟耳唐世冩經類可嘉紹宗者猶屈為僧書則冩經者亦多士人所筆爾紹京所善孫虔禮字過庭官至右衛胄曹叅軍書有能名或病其體多同而格不髙爾

王知敬河内人武后時為麟臺少監善隸草行評者云

如麒麟將騰鸞鳳欲翥子友正以隱逸稱於時又有殷仲容陳郡人善大書精於題額與王齊名天后嘗詔二人者各題一榜仲容資福寺知敬清禪寺俱為絶筆行者莫不駐車觀之仲容之父令名已善斯藝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初隱終南少室二山學錬氣為辟穀術登衡廬彷徉岷峨與陳子昂趙正固友善工草隸頗有法度長安中召授左拾遺位至黄門侍郎晚狥權利務為驕縱渝其素節論者薄之

岐王範明皇之弟也好學工書厚禮儒士常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稱者初隋滅禁中圖書湮没唐興募求稍稍復出藏於秘府長安初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而竊其真者易之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範得之初不奏白後憂而焚之論者痛惜範薨追謚惠文太子

李邕字太和考曰善善以文選講授諸生邕能補益其意見李嶠請假直秘書未幾與篇隱帙了辨如響嶠

歎曰子且名家召拜左拾遺助宋璟劾張昌宗諫中宗昵鄭普思大節磊磊為明皇御史中丞歷陳括淄滑刺史汲郡北海太守以事誅年七十重義愛士為文長於碑頌而復多自書人奉金帛以請前後所受鉅萬計然能拯孤恤窮家無厚積人亦不以為咎也邕書如寬厚長者逶迤自肆而終歸於法度能品之優者也吾嘗嗟其始沮於韋氏中忌於張說卒被誅於李林甫才名四十年而貶竄遠裔坐席不暖終不

得其死哀哉杜子美八哀詩深得其實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録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題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與討韋氏亂拜中書侍郎後數坐事貶遠方年八十餘以少詹事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蹟藏家者至數十百卷然自書微怯不足逮前輩云後有蕭祐亦精於書畫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嘗歷彭州刺史鑿瑯琊池至今有佳趣

常陟字商卿宰相安石子也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擢掌書命遷禮部侍郎以鑒裁銓綜稱而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欲相之以論直見疏位東京留守郇國公卒　陟晚而多縱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書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蕭誠蘭陵人搦翰清婉開元初時尚褚薛誠為之最書碑刻李陽氷多為之題篆或評其書云舞鶴交影騰

猿在空仕左司員外郎時有宋儋李璆並有聲於代

宋師鍾李師王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始以直言寤武后當中宗明皇時屢陳鯁諤之論用太子詹事致仕廷珪善八分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擢進士超拔羣類科開元中遷太子賓客秘書監晚節尤誕安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秘書内監每醉輒屬文筆不停綴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

拒一紙纔十數字世甚珍之天寳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卒年八十六或傳其仙去人有遇之者

司馬子微洛州温人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錫寳琴霞紋被還山明帝再召至都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子微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卒年八十九又有盧鴻字顥然洛陽人博學善書篆廬嵩山開元初禮召不至五年復詔起之拜

諫議大夫固辭還山

王維字摩詰善詩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後為戎羯所汚以凝碧一絶免誅年六十一位尚書右丞卒

呂向字子回章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向強志於學每賣藥即於市閲書遂通古今開元中召入翰林帝遣使采擇姝好向奏美人賦以諷帝怒賴張說諫以免遂見旌寵嘗詁解文

選世號五臣注者是也卒工部侍郎

鄭虔鄭州滎陽人博學善著書明皇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善圖山水好書貧無紙於時慈恩寺貯柹葉數屋日往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詩并畫以獻帝大書批曰鄭虔三絶晚節陷賊庭貶台州司戸故杜甫深哀之也

梁昇卿涉學工書為奉天尉韋抗表之其仕優顯至都督廣州書東封朝覲碑為時絶筆

史惟則吳郡人天寶中嘗為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在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也擇木尤妙名重當時惟則可以亞之或評曰鴈印平沙魚躍深淵也

李潮八分今世傳者幾希杜詩云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拏骨肉強歌詩不無溢美亦足以知其能時有王遹者亦工分篆當時名不甚著而其迹今有存者

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无量之姪也正書精熟可慕見之於元覽法師碑開元中位諫議大夫

胡霈然生開元天寶間書畫遒妙而格力不揚時有蘇靈芝者頗好書石迹與霈然相上下

張懐瓘字未聞也其父善書與高正臣近懐瓘高自矜飾謂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於百數年間然無遺跡可考爾開元中嘗為翰林供奉

張從申進士擢第昆仲四人皆稱於時從申最優學逸

少書結字遒密可喜晚益自放不務產業當大歷後徐季海已老獨從申高步江淮間凡其書碑李陽氷多為題額故得名益高在廣陵碑曰四絶同安碑曰三絶蓋當時見稱如此遊山谷見祖塔之側有一小碣視其迹乃從申在建中時所書而人未嘗省乃刷滌染以紙墨尤老硬奇譎乃從申之合作者也題其銜曰檢校禮部郎中

段季展與劉晏同時晏領財賦有大功其所與多天下

賢士季展盖其徒也獨以禹廟碑見知於周子發遂為時人所珍其運筆流美亦足貴尚云

韓滉字太冲長安人宰相休之子也位鎮海節度江淮轉運使能調發糧帛以濟危難而刻深剛愎議者惡之好鼓琴書得張長史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然今無遺迹特據史氏所稱耳

歸登字冲之舉賢良策高第為右拾遺同列有所諫諍

輙求聯名無所回畏尤遠權勢不以淹速為懷順宗為皇太子登父子侍讀終於工部尚書年六十七登書前人未嘗稱道余近得徑山禪師碑於錢塘乃登騎省時書也字皆真行縱横變動筆意尤精益其當時不以書自名而唐人亦罕稱之耳

鄔彤嘗於吳興書尊勝經流便可喜書家或稱其受法於魯公何翰墨之不類也又或評之如寒林棲烏平岡走兎云孫莘老取其書置墨妙亭

鄭餘慶字展業滎陽人少砥礪行已完潔德宗憲宗皆命以相嘗覲其為樊澤書神道碑遒熟可喜憲宗時能書者幾希如餘慶者已為精筆矣年七十五贈太保

韓愈字退之唐世大儒高義亮節昭昭然如揭日月其爵位行事不待述而可知也退之雖不學書而天骨勁健自有高處非衆人所可及余嘗見其華嶽題名酷愛玩之如挹其眉宇又劉夢得柳子厚皆喜學書

有石刻班班垂世間其文章足以自顯而又假翰墨
為助豈不美哉

韓梓材字利用元稹觀察浙東幕府皆知名士梓材其
一也筆迹睎顏魯公沈傳師而加遒麗披砂見金時
有可寶是時羊士諤同在越州亦以文翰稱云

裴潾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為憲宗起居舍人柳泌
為帝治丹劑求長年潾諫甚切見貶憲宗竟以藥棄
天下世謂潾知言後尹河南

李德裕字文饒相武宗有大勲鉏澤潞戡夷狄唐以中興不幸貶死其書祖述顔公毅然有法余嘗觀遺刻於南徐歎其志於功名有餘力足以及書也

牛僧孺字思黯系出隴西狄道少與韓吏部並遊文重一時相穆文二宗德全而清唐之名宰也嘗書馬摠谿堂碑師元常落落不俗亦可尚云以太子少師薨

李紳字公垂少也孝而有節不為李錡草表遂相穆宗為唐名臣嘗觀其法華寺詩筆老字勁亦為無愧於

前輩焉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浙東觀察使休能文章楷遒勁有體法為人醞藉進止雍容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大中時在相位五歲革漕舟積弊止方鎮橫賦終荆南節度年七十四嘗於太山建化城寺休鎮太原寺僧粉額陳筆硯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揾墨書之極遒健逮歸妾侍見其霑渥休曰吾適以代筆也

唐元度文宗時待詔翰林精於小學書有楷則作九經字樣十體書學者資之

盧知猷字子謨僖昭時歷史館脩撰戸部尚書器量渾厚世推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麗

于僧翰以八分稱於咸通之際雖繩矩甚備功力不及韓史

皇朝

錢俶字文徳武肅王之孫文穆王之子忠獻王之弟世

守吳越太平興國中籍其國以獻有司改封淮海端拱元年以鄧王卒於南陽謚曰忠懿王善草書太宗嘗遣使取之王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褒飾因賜玉研金匣紅緑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番

姪惟治字和世廢王倧之子亦善草隷臨寫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存乎其中矣歸朝領鎮國軍節度太宗遣書學賀丕顯詣第徧閲諸錢書丕顯曰諸錢皆效吳僧亞棲迹筆力恨弱獨惟治最精

耳真宗嘗語其弟惟演曰朕知惟治善書以其病不欲遣使索之卿為求數幅進上翌日書聖製詩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

忠獻王有子曰昱字就之尤善筆札精於尺牘始忠獻薨時年四歲故不得立太祖即位以其君命來賀燕射後苑時江南使者先中的詔令顯射應弦而中乃受玉帶之賜後歸朝授刺史獻文召詔試改秘書監

工部侍郎郢州團練使太宗嘗閱其書甚善賜以御

書金花扇急就章是時天子方鋭意翰墨購求天下
遺迹侍郎以鍾繇羲之墨迹八軸思公亦以鍾王唐
明皇墨迹七軸為獻皆優詔奨之侍郎於予為外曾
祖也
王著字知微初仕偽蜀蜀平歸朝遷衛尉寺丞太宗召
對擢翰林侍書著善正書行書無精智永禪師真草
千文殘鈌著補字數百而刻石頗得其形範世寳重
之脩東嶽廟著勒碑遷著作郎時吕文仲為侍讀與

著更宿禁中著善大書全用勁毫為筆甚大號散卓市中鬻者管百錢上嘗以紙一番令書六字次一番四字一番兩字一番一字皆極遒勁上稱善厚賜之初太宗臨書嘗有宸翰遣中使示著著曰未盡善也上乃益勉於臨學它日又示著著如前對中使責之著曰天子初銳精毫墨遽爾稱能則不復進矣久之復示著著曰功已著矣非臣所及也真宗嘗言於輔臣而嘉之噫書特一藝而聖賢之餘事耳當其未至

則端士猶不敢諛言溢美况天下大政或忐於諂而
不以實對乃知徼之罪人也昔唐許圉師非二王而
以高宗為書聖豈不愧哉著位殿中侍御史卒有李
居簡者善草太宗甚愛之以賛善大夫直御書院是
時禁林詔命筆體不變粲然可觀遠追唐室其後真
宗時待詔尹熙古得筆法仁宗時仲翼工草迹頗有
時譽
李煜字重光王江南昵姦拒諫以干天罰頼本朝封之

以為違命侯而不戮也頗尚儒雅工筆札遺跡甚勁

銳今清涼寺有德慶堂榜猶在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尤工真

楷而沈湎縱弛陵薄貴勢盛暑暴於日體不沾汗祁

寒浴於河旁氷凘釋或絶粒旬日無恙人甚異之

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以罪流竄卒於行道

若蟬蛻然嘗校定尚書又有小字説文字源存於今

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也精於篆籀兼善行草興國中

獻八體書太宗雅好其名擢授直館與徐鉉校定説文與吳鉉王文舉撰雍熙廣韻累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惟筆札自娛太宗神主及謚寶篆文皆受詔書之又以古文八篆三體書孝經表上真宗召對問其書之歲月對曰十五載乃成帝深嘉歎命藏祕閣卒年七十四

李建中字得中在神德朝以殿中丞直集賢院恬於進取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至今謂之李西臺居於洛中

葺園池即山水以自娱尤善筆札草隷篆籒八分皆工真行尤精士大夫爭藏弆以為楷法嘗科斗書郭恕先汗簡集以獻有詔褒美處士唐異字子正亦善書范文正公嘗稱其與西臺相左右

釋夢英衡州人效十八體書尤工玉箸嘗至大梁太宗召之簾前賜紫服去遊終南當世名士如郭恕先陳希夷宋翰林白賈大叅黄中之儔皆以詩稱述之師號宣義其後廬山僧顥彬學王闗右僧夢正學柳浙

東僧宛基學顔亦為時人所稱

宋宣獻公綬字公垂在章聖朝以文章處禁林在神文朝以風節參機政特工筆法本朝以來言書者稱李西臺與宣獻云子敏求字次道學傳其家近歲名卿宗公之碑誌多求其書遒婉沖麗當世共珍之今以諫大夫知制誥

杜祁公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本朝忠清恭肅之臣也立於廟堂國家以為重退而里居縉紳以為法享年

八十官至太子太師諡曰正憲少工書晚益喜之於
草筆尤善雖年位皆重尺牘必親人皆寶藏之韓魏
公嘗以詩謝其詩云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肌肉羲
之膚字體眞渾遠到古龍馬初見八卦圖又云公之
嘉壻蘇子美得公一二名已沽矜奇恃儁頗自放質
之公法慙豪麄其愛重如此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吳郡人嘗以言拒章獻不爲呂
武而以道致神文賢於成康者也位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蔑晚年學樂毅論沈着痛快亦一代之墨寶也與公同進者歐陽永叔諱脩吉州廬陵人文章絶出一時事仁宗為諫官近臣以忠論見知遂見大用致仕蔑永叔雖不學書其筆迹爽爽超拔流俗於天下金石之刻無所不閱又從而品藻焉成集古録一千卷

王翰林洙字原叔南京宋城人博極羣書至於陰陽律吕星官筭術訓詁字音無所不達既進用能因其所

學開陳嘉言天子嘗喜其說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晚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以侍讀學士卒特謚文後有楊畋為天章閣待制亦勤隸學予内兄蔡君謨嘗為余言隸即今之真字原叔之隸乃八分特原叔強名曰隸字耳予始惑之然考劉向列仙傳謂王次仲作即今隸書而衛恒作隸勢以王次仲師宜官梁鵠弟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恒去漢近不宜

誤謬又蔡邕三體石經書隸及今所存漢碑皆與真字體異迺知漢自有隸書而今之八分乃漢魏之際增隸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漢魏之際省隸而作也隸廢已久晉唐諸公遂無復有知者非原叔孰從而辨之

周越字子發仕歷三門發運判官以司勳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遷主客郎中以卒草書精熟博學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儀縱肆雖未可以語妙

於能則優矣當天聖慶歴間子發以書顯學者翕然宗尚之然終未有克成其業者也甞撰書苑屢求之不能致無以質疑云有馬尋者慶歴中甞知利州其迹亦做子發

邵餗丹陽人以篆顯於天聖之間范文正公作嚴子陵釣臺記請書之曰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餗為之篆至今為奇觀又有邵必者字不疑餗之族也嘉祐中為樞

密直學士師成都卒亦善篆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以玉箸字學宗當世嘉祐中有楊南仲篆石經於國子監當時稱其小學又有元居中為太常少卿知宿州東吳多其篆迹

雷簡夫字太簡善真行書嘗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宋子京贈以詩云豪英出名胄偃蹇勸官游大言滿千牘高氣横九州仕至殿中丞

唐詢字彦游事仁宗內歷禁近外治方面以文雅政事

顯嘉祐中以侍讀學士卒筆迹遒媚頗學歐行書富於奇硯非精紙佳筆不妄書也

張伯玉字公達豪放侍酒而為御史有直氣為劇郡善擊強熙寧初卒染翰雖少媚態而老重不拘亦可尚已

慎東美字伯筠錢塘人狂縱不就繩矩有文辨書得筆法不偶俗好而老逸如其為人人甚高之不仕以卒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　　錢唐倪濤撰

宋朱長文墨池編

賛述之一第十一

晉索靖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晉楊泉草書賦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晉劉劭飛白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齊王僧虔書賦　　補録於後

梁庾肩吾上東宮古迹啟　補録於後

梁元帝上東宮古迹啟　補録於後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　補録於後

晉書王羲之傳賛　詳見書譜

竇臮述書賦上　已見二百八十五卷

朱子曰予既編此書十卷後得索靖楊泉劉劭王僧虔賦惜其非完篇也張懐瓘竇臮蓋亦未嘗見此廼知古人論書之作甚多而傳者鮮吾徒可不為之珍録哉至

於書啟所及吾猶不忍棄也竇臮之賦雖風格非古其勤博亦可尚已

贊述之二第十二

竇臮述書賦下 已見上全

朱子曰竇臮賦多古人評品之所遺覯之者知介善片能亦有所取也唐人好書多藏以相矜歷五季之亂所存無幾可為之太息

贊述之三第十三

杜子美觀張長史草書圖詩　詳見後書苑菁華

杜子美與李潮詩　見書譜李潮下

僧懷素藏真自敘　前半篇見書譜 後半篇見書苑菁華

崔備壁書蕭字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李約壁書蕭字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張諗蕭齋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韓退之石鼓歌　已見前二十七卷石刻

韓退之題科斗書後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　補録於後

舒元輿玉箸篆志　補録於後

沈顔碎碑說　補録於後

司空圖書屏志　補録於後

鄭文寶題嶧山碑　已見前十三二卷石刻

宋翰林白贈夢英詩　補録於後

尹師魯題楊少師書後　補録於後

韓魏公謝杜丞相詩　補録於後

蘇子瞻墨妙亭詩　補録於後

晉光大師草書歌　補録於後

寶藏之一第十四

智永題王右軍樂毅論後　已見法帖

褚遂良王羲之書目

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　已見一百六十一卷法帖

王方慶進書表　詳見後書苑菁華

何延之蘭亭記　已見一百四十七卷法帖

常述開元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徐浩古迹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張懷瓘二王書録　詳見二百六十七卷右軍書譜

盧元卿跋尾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朱子曰天下之書常聚於無事之世而散於暴亂之日當其聚也惟其時君之好而又得名臣之科簡别識不以僞冒真然後能成之耳梁之虞龢唐之褚遂良徐浩

皆以自任其所取未嘗不善不幸遽復殘逸可不惜哉

自太宗留神翰墨而季唐五代零落之餘復得少集矣

余以微賤不獲聚前人之墨迹而又不得與道藝之士

如數公者少論用筆之妙誠可為之歎慨也

寶藏之二第十五

張彥遠二王書語

朱子曰張彥遠唐室三相之孫唐史稱其家聚書畫侔

秘府今觀彥遠所録信其多矣然未必皆墨蹟蓋模搨

者耳所錄書語類多脫誤不倫雖頗有改易未得善本盡為删正亦多闕疑之義也今官法帖二王書頗多同此者或即彥遠家所蓄或唐世别本所傳未可質也故存其語以備學者之討閱而可以互考其謬焉彥遠之迹存於山谷之碑陰筆畫踈慢能藏而不能學乃好事之大弊也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

寶藏之三第十六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并跋

朱子曰永叔於慶厯嘉祐間為天下儒宗厯諫垣外内制力足以充其所好故能裒集之多余嘗恨不得游目於其間也雖好與之並而力輶如毛不足以取若窮者之思珍饈終莫致焉集古跋固多不可全録其議論及書者則録之以益學者云

碑刻第十七

碑刻之二第十八

碑目繁多不能備録且雜見前録金石諸刻矣故闕而不載與集古録諸跋同

朱子曰名者聖人之所以勵中人也朝廷之臣以忠義相高山林之士以志操自處至於建一事創一物皆欲有以傳後及夫釋老之流亦各思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然皆知夫名之可貴也人生天地間如晨飈石火之速其至於七十者幾希而名之所垂或十萬齡而無窮是亦可尚也故古之君子惟物之久而可託以名者莫過乎金石是以書而勒之然而風日之所消爍樵牧之所轥轢陵谷之所遷易邱墓之所湮昧或磨滅無

聞或刓缺難辨誠為可歎息也石刻始於周行於秦漢而極盛於唐今周秦之迹僅有存者漢隷亦時見於郡國閒唐碑不可勝數矣又不知千百世之後所遺者復幾何耶予故據所聞見者摘録其名以遺好事者使可以求之者也然自古石刻不在録中者益多矣余不能悉知也自五代至於皇朝碑碣尚完而衆聽所易聞不必繁述云

器用之一第十九

筆

硯

器用之二第二十

紙

墨以上四譜二卷俱別錄於三百七至十卷此不重書

朱子曰筆硯紙墨四者書之器也欲善其事而不利其器焉得至於工妙也古人有不假手於人而自為之者其措意豈不勤哉余因讀蘇大叅文房四譜因取其事

有益於書者勒成兩卷識於墨池編之末以貽學者云

補録

是編所録諸家書論見於前者已什之九矣無庸再抄其前録所未載者今補録於左庶可以見朱氏之全書亦所以補前録之所未備也

王逸少筆勢論

書苑菁華所載已録於前作十二章并序而是編作十章不同也葢此論自是一篇後人分章故或為十或為十二而語句錯亂詳畧亦各不同今並存之以俟博雅者之去取其序但删同學張伯英以下四句餘則相同故不重録

一曰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筆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潯漫澁㸃筆之法只可大如菽麥也不宜

多點點多則不利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則不緊豎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筆頭先行筆管須卓豎傍則曲也倚竿之勢亦須緩干戈形勢頭大尾小輕健妙好真書如此行筆任意

二曰初學字時不可盡其形勢先想字成意在筆前一徧正其脚手二徧須得形勢三徧稍令似本四徧加其遒潤五遍每加抽拔使其生澁如筆下未滑不可便休三行兩行臨之惟取滑健為能勿計其遍數

也

三曰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縱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若長舟之截小渚竪則直如冬笋之挺寒谷

四曰作點之法皆須磊磊如大石當衢路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子几此之類各稟其宜用之落竿之法峩峩若長松之倚谿谷也

五曰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丿彳之類是也利脚之法如壯士伸臂風几氣凤之類是也屈脚之法彎彎如角弓見張烏焉爲鳥是也急引疾牵如雲中之電還遠之流是也

六曰日月白用等字之例中畫不得觸其右右又宜麤中畫之法遠近宜均上下得所並須遮相掩蓋不可孤露影像也一云勿令偏枯點畫既匀自然妙矣

七曰用筆之法復有數勢藏鋒者大側筆者乏抽筆者入態筆者必為㮣筆者失矣息筆者逐逼蹙筆者於將戰筆者合舍疏筆者或幾翻筆者先光疊筆者時寺起筆者不下打筆者廣度

八曰擎不宜緩緩則鈍礫筆不宜遲遲則失力復不宜促促則大濶家不宜斜斜則失勢迴角不宜峻峻則拙凡二字合為一體者不宜寬寬則陋重者不宜長單者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䟽短勝長

也

九曰字體之形不宜上寛下狹如此則重輕不相稱也大窓則似痾瘵纒身不能展舒過舒則似翔禽溺水諸處皆慢傷長則似旣死之虵開腰無力傷短則似被踐之蛙形醜而闊此為大忌

十曰學者有二種若擬倣學者要須似本緩緩臨時變其形勢勿失規矩若擬目下要急者但少得形勢復令快健手脚輕捷衆據得所方圓上下各不觸犯或一點

失所若美女無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無一肱樂毅之
本王氏累世學此得成自外皆達勿以難學而慢之此
論成日有丹陽僧求吾吾不復與也

王逸少書論四篇

第一篇　夫三端之妙云云

第二篇　夫執筆有七種云云

第三篇　論曰夫書者元妙之伎也云云

第四篇　永和九年作筆陣圖與子敬曰夫紙者城也

筆者主也水者兵也研者根也恬者智也躁者形也夫坐者壘也調神者謀也輕者鉦也重者鼓也心者刀也手者騎也並以書之經緯夫筆墨皆須強者然後可行若勾者似用干將之劍陸截犀革若曳者似六鈞之弓夏服之箭縱横若花開草野起復若雲霧去來至於主客勝負皆須消息而後行之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夫用筆似安營似用槊調墨似調弓似端箭點水似覾象察色看毫似砥刃合鋒畜硯似甲楯舟航用紙似突

騎屯聚出入若由門戶回轉若展旌旗發若號令齊整小大若法律正直若糾察史官輕重若破賊會圍結字若獻凱廟堂凡解如此可謂是書不然虛費紙筆終日矻矻何所成名

唐太宗筆意

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論行書蘭亭叙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畫書之道也學書之難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言

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前段七句墨藪作書訣第十九　後段自神彩為上至末書苑菁華作王僧虔筆意贊之序

劉夢得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禄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

居室必以重門豐屋為美筍衣裳必以文章鮮澤為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以華輈絶足為高干禄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矣獨於書也行之耶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巳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

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逌爾而笑或謷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奕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艴然而怒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也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黄老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

道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章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過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贖於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紊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

歐陽永叔與石守道第一書

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耶曰非不能也書

之法當爾耶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

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歐陽永叔與石推官第二書

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

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說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

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邪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異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

善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以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

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益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王僧虔書賦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儀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研礫深功爾其隷也明敏婉蠖絢蒨趍將摛文匪縟托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

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迹乖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梁庾肩吾上東宮古迹啟

竊以仙巖遺軸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廚畫猶飛豈有迹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鶡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湎肆來人池流變色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梁元帝上東宮古迹啟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摠萃桂宫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頏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

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筐中

置之帳裏乍楷桐鈎時懸歌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唐沈顏碎碑說

乙巳歲冬十二月客鍾陵由章江入劒池過臨川時天

久僁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岸左有小渚

小渚之間垂舟之介揭厲而獲碑焉介者異而告發而

眎之字殘鈌存者十七八考其文則故臨川内史顏魯

公之文識者以為公牧臨川日所沉碑其文亦多載魯公之德業輙碎其碑而已會同濟者謂余曰且魯公沈是碑也必將懼德業不稱於後世故沈之今子既不能文而補之寫而傳之亦不可復沈之於濬流俾後人覩是碑者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子欲蔽人之善歟不然胡碎之而已余曰吁秦嬴政初併天下天下大定海内一統於是出行郡縣登諸名山刻石紀功德焉及其仁政不脩後之人謗及秦嬴政者咸以為虐君也堯舜無

為而治巍巍蕩蕩俾鑿井耕田者不知帝力歷千萬祀厥道愈光今之人語及堯舜者咸以為聖君之至若峴首之碑覩者墮淚斯乃荊之人感羊公之德化故泣而思之設使公存之日德化不及於荊人則是碑也不能感荊人之泣矣且魯公之德業史傳載之矣遺俗傳之矣夫德業者病不著於當世豈病揚於後世乎苟魯公德業史傳不載雖全是碑亦不能揚魯公之德業於後世夫如是碎之何傷

舒元輿玉筯篆志

秦丞相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筯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終絕故授之趙郡李氏子陽氷陽氷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

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也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道之予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嘗有意求秦丞相真蹟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荊玉其洪碑樹在嶧山巔今荊壁為壐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者畱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予亦嘗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容有得陽氷真蹟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蹟若屈鐵石陷入室壁霜畫照著疑蛇

龍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拭目視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言也謂氷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覩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言之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頳塵容侵暴日久𧝐皺折裂玉筯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蹟非能盡辨别之以其秦古而斯邈矣向使秦斯與此比肩予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獨不為子貴子不過生於

唐而得與氷同為唐人吾知氷歿二三十年其蹤蹟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氷生於秦時子又安得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呼氷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之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蹟固為門戶見屏之物矣氷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人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之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留之引筆書其行下志之以保

明其為字寶也不謬詞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司空圖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迹亦足見其人矣歷代述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

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乃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蹟一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絶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怡廢寢食常囑誡云正長詩云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工無跡儒家之寶無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

飛鋌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之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餘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顯所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撰録謹記

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其不可興辭而弔歟斯碑

之材昔太師魯國顔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詞

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詞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

差擇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者不可勝

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

雖不甚成而拏攫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

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赴逐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

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

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
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
叶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
峯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
勒其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
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
之致一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坯之勞狀其末
績乃取斯碑剗公之述寘巳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予

旅遊江州稅於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
士良共為余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
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
公之文方今文則牢體糟糠矣以魯公之劄翰方今之劄
翰則錦繡枲麻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
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劄翰題今人之劄翰是去蘭臺而
居鮑肆捨牢體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枲麻可悲之甚者
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

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别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寃故弔之情違乃傷理怫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寃可予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顔表勝以殊則明以吏名碑以異奚旌子書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材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覿於斯將悼於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司空圖謍光大師草書歌

雪壓千峰横枕上窮辱雖甘還激壯看師逸迹兩相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風驚驅猛燒吹斷狂煙着沙草江樓曾見落星石幾迴試發將軍砲别有寒鵰掠絶壁提上元猿更生力又見吳牛磨角來舞槊槃刀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御製本多堆玉案晨開水殿教題壁題罷紫衣親被錫僧家愛詩自拘束僧家愛畫所局促大師草聖藝偏高一匊山泉心便足

又

羸病愛師書勁逸翻作長歌助狂筆乘高擂鼓震川原驚迸驊騮幾千匹落筆縱横不離禪方知草聖本非顛歌成與掃松齋壁何似魯題説劒篇

宋白贈南岳宣義大師夢英

衡山神秀瀟湘清靈氣濬發奇人生金仙才子稱夢英玉筯篆書天下名隸外攻虞又攻柳率更行體兼而有别得張顛草聖才筆頭粲爛龍蛇走八分飛白皆精練

長安粉壁狂題徧功夫無讓狸骨帖聲價高於鐵門限
皇唐偏說懷素師善草不聞真副之近代龔僧小歐迹
謹楷齷齪無多奇驚師宿世曾勞力筋紙骨筆血爲墨
受佛付囑寫微言今生所以書無敵我亦訪奇滿天下
多見名書與名畫雖見煙霄未稱心待取珊瑚爲筆架
從兹懶愛吳箔碑新歌重贈撲亞奇

韓魏公謝杜丞相草書詩

公之德業天下重四海萬物思坯壚太平之策未全發

先期諸老叩帝居天子只欲勵薄俗不惜一夔從二疎公持險節出天性下建萬世清風孤歸卜睢陽旋營第棟宇僅足容妻孥自此燕閒得所樂非絲非竹非歌壺經史日與賢聖遇悉以吟咏為自娛興來弄翰尤得意真楷之外工草書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筋骨羲之膚字體真渾遠到古神馬初見八卦圖精神熠熠欲飛動鸞鳳鼓舞龍蛇攄天姿瘦硬斥俗軟狂藤束纒巖松枯中含婉媚更可愛千葩萬蕚爭春敷開合向背一皆好

造化要術天功夫張旭雖顛懷素逸較以年力非公徒
公今眉壽俯八十老筆勁健自古無固知大賢不世出
百福來萃神所扶公之佳壻蘇子美得公一二名已沽
矜奇恃雋頗自放質之公法慙豪釐乘歡捧以示僚屬
一坐聳駭嘆且呼便欲刻石傳不朽荒邊匠拙無人模
歸來一一戒兒姪祕重世與家牒俱重巾密槖真吾寶
愛護且比驪領珠神物孰敢容易探雷霆霹靂來須臾

蘇子瞻墨妙亭詩

蘭亭壓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
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
嶧山傳刻典型在千載筆法留陽氷杜陵評書貴瘦硬
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
空齋晝静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多友朋
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
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臨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尹師魯題楊少師書後

周太子少師楊公凝式墨跡多在洛陽城佛寺中今存者廣愛長壽天宮甘露興果凡六處皆題於壁（洛陽有此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郭仲微兩典教嘉善新告有十餘字甘露致之）公在洛或與人為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於石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蓋得於己意不可盡其妙哉予非善書者莫能知已公所題壁距見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識者十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傳命僧擇字之最

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十七模刻於石寳元元年

某月某日尹洙題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